

外国文学



[2005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2005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聂珍钊, 邹建军 编选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54-3198-4

I .2...

II .①聂...②邹...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035 号

责任编辑: 赵国泰 程华清

责任校对: 梁 风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吴竹敏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7679307 传真: 87679300 邮编: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1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0 千字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委托,《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编选一年一度的《外国文学作品精选》,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2005年的编选工作已经完成了,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对于这样一个选本,需要作以下的说明:

一、本书编选的虽然名曰年度选本,但因为出版社方面所给出的出版时限,所选作品只限于2004年10月—2005年10月之间我国范围之内所发表的文学翻译作品;

二、由于资料收集的不易,本书所选作品只是中国大陆各种期刊上所发表的译作,而没有包括台、港、澳地区报刊上所发表的译品;

三、由于各个出版社出版的长篇译品数量巨大,不易收集,并且它们多系名著重译,因而考虑再三,没有纳入本书编选的范围;

四、本书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这样的空间顺序,然后再大致按照其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五、本书所谓的世界文学译品,自然没有包括中文作品的外文翻译,也没有包括各民族文学作品的外文翻译。其实,中文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也有在国内出版的;

六、本书所谓的外国文学作品精选,其“精选”只是相对而言,意在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读性的少量作品。当然,我们也力求选出每一种文体中最好的作品;

七、在考虑到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的前提下，也照顾到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语种，也考虑到各种文体的平衡，至于作者和译者本身的名气倒在其次。不过这种面的照顾可能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因为重要的作品不可不突出，并且还有一个在艺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在规范着我们；

八、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与《2004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相比较，我们适当地增加了小说与散文作品的数量，诗歌作品的数量亦尚称丰盛，长篇小说因篇幅原因只好暂付阙如；

九、为了表示对于作品原发刊物的尊重，我们在每一篇作品的末尾都注明了出处，同时也可以供翻译研究者作进一步查阅之用；

十、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只对个别的错别字做了订正；

十一、为了让我们下一年的编选工作更加顺利，编选得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欢迎广大的外国文学翻译者和刊物的编者随时向我们推荐优秀的译品。我们的联系方式是：邮编430079武汉市武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电子信箱：jianjunzou@263.net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

聂珍钊 邹建军

目 录

小 说

- 与自己结婚的人 (美国) 查理·菲什 (1)
- 黛茜 (美国) 李昌莱 (6)
- 完美报复 (美国) 热曼·威为 (27)
- 女巫的丈夫 (美国) 朱迪斯·奥逊兹·考弗尔 (38)
- 讨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 (美国) 雷蒙德·卡弗 (46)
- 露茜之死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60)
- 重返玫瑰园 (英国)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77)
- 你以为你是谁 (英国)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92)
- 菲利普·克洛代尔小说三篇 (法国) 菲利普·克洛代尔 (106)
- 与克里斯托夫相遇,短暂而美丽 (奥地利) 埃尔弗里德·利内克 (127)
- 一则干劲十足的故事 (德国) 海因里希·伯尔 (131)
- 黄蜘蛛 (意大利) 斯塔尼斯拉奥·涅埃沃 (137)
- 痴愚说客 (俄罗斯) 塔吉雅娜·托尔斯塔雅 (150)
- 父 亲 (智利) 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174)
- 众望所归 (土耳其) 阿·聂辛 (179)
- 第十天的虎 (叙利亚) 泽卡利亚·泰米尔 (188)
- 你的树木 (韩国) 金英夏 (193)
- 笑林幸存者 (越南) 武氏好 (208)

日 暮 (南非) 库 切 (218)

散 文

命随土星 (美国) 苏·桑塔格 (234)

求爱万象 (美国) 詹·瑟伯 (254)

菲利普·埃克散文诗选 (加拿大) 菲利普·埃克 (260)

奥克塔维奥·帕斯散文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264)

图尼埃散文六篇 (法国) 米·图尼埃 (270)

保 拉 (奥地利) 耶利内克 (281)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散文诗选 (西班牙)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290)

铅灰色的眼睛 (日本) 三浦绫子 (296)

老家的事 (日本) 宫本晴彦 (300)

诗 歌

慕尼黑女模特 (美国) 普拉斯 (308)

为一位穷苦的老妇人而写 (美国) 威廉斯 (310)

邦纳德和他的裸体画 (美国) 雷蒙德·卡弗 (312)

鱼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314)

布托诗五首 (法国) 米歇尔·布托 (318)

维尔泰的诗 (法国) 安德烈·维尔泰 (322)

格奥尔格·海姆诗选 (德国) 格奥尔格·海姆 (328)

阿莱桑德雷诗二首 (西班牙)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 (345)

母 亲 (比利时) 雨果·克劳斯 (349)

巨大的谜语 (瑞典)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351)

春天的时刻 (瑞典) 海顿斯坦 (362)

牧歌 (外一首) (波兰) 切·米沃什 (363)

奥拉夫·H·豪格诗选 (挪威) 奥拉夫·H·豪格 (365)

夏季开始了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372)

天上的纽带	(捷克) 塞弗尔特 (374)
帕斯捷尔纳克诗10首	(俄罗斯) 帕斯捷尔纳克 (376)
纳博科夫抒情诗选译	(俄罗斯) 纳博科夫 (387)
村田正夫诗六首	(日本) 村田正夫 (400)
《秋之书》之十一	(新西兰) 巴克斯特 (410)

戏 剧

爆玉米花	(英国) 本·艾尔登 (412)
------------	------------------

编者后记	聂珍钊 邹建军 (482)
------------	---------------

2005年
选

与自己结婚的人

[美国] 查理·菲什 著

李纾淇 译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的好友萨塔加牧师说出的这几个字改变了我的生活。在对我说这几个字之前，他刚刚花了两个小时同佛勒铭主教在电话里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圣经》中的许多问题。他指出，《利未记》告诚信徒们不要同自己的姐妹、姑妈姨妈、母亲、岳母、女儿甚至孙女结婚（如果有人想要这么说的话）；但是这本神圣的书却没在任何地方规定不能与自己结婚。因此当我告诉萨塔加牧师自己的打算后，他终于吐出了决定我命运的那几个字：

“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然，《圣经》也忽略了规定不许人们同他们的曾祖母、桌子或宠物鱼结婚，因此如果佛勒铭主教终于同他心爱的法国狮子狗或者是和他的毯子结了婚——毕竟他和那毯子都一起睡了那么多年了——我也是不会感到吃惊的。不管怎么样，在我说服了那位虔诚的牧师同意我与自己

2005年

的“梦中情人”结婚以后，我就必须得去做通我父母的工作了。我不得不说，要说服说我那不起眼的爸爸妈妈可比说服那根深蒂固了两千年的国际性宗教还要困难得多。

我妈妈一开始并没把这当回事，是的，很少有人把这当回事，但我必须要让她知道我真有那意思。于是她就不停地问我一些傻问题，比如，“怎么算是结婚呢——不就是你一个人过吗？”或者，“你在婚礼上穿什么衣服呢？”

而真正悲惨的是，这件事简直就把我爸爸搞成了精神病，完完全全成了精神病。在我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整天都在给各种新闻杂志、新纪录登载书和管理太空事务的时事通讯写文章，声称他是第一个在“空间”里与人发生了性爱关系的人。他似乎是那样的深信不疑，尽管事实上他最为接近的“空间”就是他电脑键盘上的那个大按键。当你去问他谁是那个他所声称的与他发生了关系的人时，他一般都是先卖卖关子似的停半刻，然后冲着你转动他狂热的眼睛，失声大叫道：“我自己！”

我本希望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能赞同我做的这件事，但又觉得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他们过去向来都是支持我的，但自从我结婚以来，我却成了仅仅供他们大花时间地来取笑作乐的对象了。那些人送给我的结婚贺礼中就有一些特别损人的东西：色情杂志、丝织手套，甚至还有一面天花板镜。而且，在萨塔加牧师宣读结婚誓词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控制住嘲笑我的那份狂喜，这样的表现简直让我失望透顶，因为誓词是这样的庄严神圣：“你能像一个丈夫那样在婚后的生活中恪守自己的职责吗？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能爱你自己，抚慰自己，顺从和尊重自己，并且一生一世都忠于自己吗？”我发誓我的一个朋友简直就笑得尿了裤子。

我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很棒的蜜月。我赌钱输光了手中所有的

积蓄，却没有人叨唠我花掉了多少多少钱。我在勒克斯尔旅馆的一个阁楼套间里度过了自己的新婚之夜……

我有一大堆和自己结婚的理由，当然不包括税务方面的好处（虽然设法使税务稽查员明白我是我自己的配偶实在是件麻烦得要命的事）。然而自从我懂得了婚姻这个概念以来，我就渴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伴侣，并希望这个人常在我左右，能够倾听我诉说心灵最深处最不为人知的所有秘密，却不会以此来嘲笑我。而不幸的是，虽然对我来说，交女朋友通常并不是件麻烦事，但问题是我的欣赏水平糟得令人难堪，于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完美伴侣比任何人能意识到的那样还要像我自己。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很少同我的伴侣发生争论；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最能掌握谈话；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争辩中，我也总是赢。至于性爱——我要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我的婚姻当然遭到了媒体的骚扰，许多卑劣的新闻记者削尖脑袋地设法从这件事上捞钱。我发现他们所写的文章中有一些很可笑，而另一些则非常无礼，特别是那些把我鼓吹成世界上最自以为是、而且是最自恋的人的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那样一个自我主义者，我只不过很喜欢我自己这个伴侣罢了。

3

我发现自己突然想要一个孩子，估计那是个荷尔蒙的问题，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什么的，用老套的话来说，就是我意识到自己终究是要死的，所以想把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于是在经过许多天反反复复的利弊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和我的老公离婚，去讨个老婆。我和萨塔加牧师谈了这件事，他告诉我不能不给时间，说离婚就写离婚书，我还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奇怪的是，想要孩子并不在离婚的充分理由之列。

按照这位好心的牧师的解释，只有在我跟配偶分居至少一年（彼此都没作大手术却很难在一块儿过日子），或者我的配偶虐待了我或至少

坐了一年牢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婚。我很不情愿仅仅为了这个离婚而把自己小打一顿，或者在监狱里混上一年，因此剩下的只有惟一的选择：通奸。我只能与除自己之外的某个人发生性关系，正常的、直接的、人类的性关系，才能将我从这婚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于是不情愿地摘下了我的结婚戒指，开始找对象。在这件事上，我的朋友们显得非常刻薄，他们说我是为了怕憋得受不了会胡闹才要离婚的。当我告诉妈妈我结束了同自己的婚姻关系时，我认为她是放心了。而爸爸在听了之后仍然还是卖卖关子似的停半刻，然后冲着我转动他狂热的眼睛，尖声大叫道：“我自己！”也许他真的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了。

我希望自己好好花点时间去找一个既愿意跟我睡觉又不怎么读报、从而不知道我是一个已婚之人的姑娘，但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个相貌平平却比较容易引诱的马来西亚女孩。在性爱问题上，坦诚地来讲，她相当令人失望：看起来她似乎对怎么挑逗男人一窍不通，反之我在这方面倒完全是一个行家。但我猜她对这件事的感觉也不会好——我还根本没在这方面练习过该如何来讨女孩子欢心。

在这之后，离婚就显得非常容易了。教堂对我离婚的企盼很急切，似乎恨不得把我一分为二，仿佛我的婚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我离婚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寂寞，至少本地的精神病医生（专门研究多重人格紊乱症）终于不再每周都给我送来他那该死的名片。

我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一个并不认为和我结婚是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三角婚姻中的好妻子。那段时间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一味等待媒体忘掉那个“与自己结婚的人”的状况下度过的。在这期间，我写了一部以此为题的自传。这本书包括了我与自己结婚的详细情况，包括了我婚后生活的种种曲折起伏，以及我如何应对众人对我和我丈夫的批判，还有一些关于我性爱关系的隐私细节。我认为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这本书在几年后出版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人们只想从这场不寻常的婚姻中读出点涵义来，而我想这本书是会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的。人们在读

书时会问自己：“我是个好相处的人吗？如果我非得跟自己一起过，我能做到吗？”他们全都会暂时不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丈夫或如意妻子，而是问问自己是否可以给别人当个好伴侣。

4

我还没有听说有模仿我这样的“自婚者”，这或许意味着媒体已对此失去了兴趣，或者是教堂决定了根本不再让这种事发生。无论如何，现在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我和妻子已经搬进了新居，房子很大，完全能供养我们未来的宝宝。现在我很快乐。你看，我们的新邻居正是佛勒铭主教和他可爱的妻子。

（原载《红岩》2005.1）

（此处为模糊文字，疑似为《红岩》原文节选，因图像模糊无法准确转录，故省略具体内容）

（此处为模糊文字，疑似为《红岩》原文节选，因图像模糊无法准确转录，故省略具体内容）

2005年

（此处为模糊文字，疑似为《红岩》原文节选，因图像模糊无法准确转录，故省略具体内容）

黛茜

[美国] 李昌莱 著

千泰阳 何 平 译

黛茜死的那天，和这一天很有点相像，八月上旬的天气，太阳像是挂在天空正当中，投射下来光和热，那些邻居的孩子们开心地玩拱身跳跃的游戏，他们的欢乐征服了爸爸、妈妈、年长的亲属，甚至家里的宠物。黛茜喜欢这样的光和热，虽然她不会游泳，但还是在我们家后院的游泳池里打发了很多时间，披着她的格子花呢披肩荡漾在水中晒太阳，或者手臂下套一个老式的救生圈，在游泳池里狗爬式地游水。我试着教过她很多次，但是我得一直竖着抓住她的头颈和手臂，当我让她自己游的时候，黛茜总是拉着我徘徊不前，尖叫着说是不是她的脸和头皮被打湿了。她不是很挑剔，但是总有什么原因让她很讨厌淹在水里。她淋浴的时候从来都是戴着浴帽，然后隔天在厨房的水斗上用香波洗头发，每两个星期我都要疏通一下排水管，用筷子拉出一团厚厚的黑发。

我发誓，我发誓，我发誓——我从没有想到这个游泳池会有危险，至少对她来说。当然，我曾经六次把在池底扑腾的孩子从池底捞起来，这当中有我的一个孩子和孩子们还留着鼻涕的朋友。但是黛茜总会很小心地做些试探，甚至在她开始出现变化并向家庭医生求诊问药以后，她

下水前仍会把池水当做一缸热汤，然后套着救生圈离开延伸到水下的阶梯，脚踢着水，紧绷的下巴贴在水面上。

“嗨，宝贝。”她朝我喊道，发梢捋成了光滑的铅笔尖。“我是美人鱼。”

“比美人鱼还要性感。”我隔着星期日报，隔着夏天的薄雾朝她喊道。

很多时候就像这样一般美好。我记得特里萨和杰克几乎把早餐和午餐间的每一秒钟都花在了游泳池里，或者在混凝土池沿上和草地上奔跑，不管遇见周围哪个朋友就用装满Hi-C的水枪对射，有时候水枪里装的甚至是小便（我在自己搭建的摇晃的小屋里逮着过他们一次，他们哈哈大笑把小便都尿到了手上）。如果是在周末，我也会在那外面享受时光。我会在池水中一圈圈地追逐孩子们，扮成怪兽和小丑的样子，最后跳一两次水，然后擦干身体，在腰里围上毛巾，拖一把躺椅，拿一杯啤酒在枫树下打瞌睡，直到有孩子受伤了，摔倒了，或者喝了太多池水呛着了。所有这些艳阳暑热下的喧闹，都构成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刻。当然，这也要取決与黛茜所处的情绪，但是在早些时候，她是纯粹的、非常自我的，和当初我深爱的姑娘一样。

下午，她会在院子的餐桌上摆放好各种各样的食物——她会拿出糖火腿，一坛葡萄汁酒干酪，里兹饼干和特里斯饼，而且她还会准备很多胡萝卜、芹菜秆和辣椒叶子——然后拿出一个电煎锅，连着从厨房的窗子里蜿蜒而出的长长的拖线板，她用它来煎鸡翅和小虾，或者是在桌子上做法式烧烤，那样食物会热气腾腾，很鲜美。在我的亲属和其他人快要结束用餐的时候，她会拿出自己做的鸡蛋卷和一些彩色的海草包米饭的东西，早在1975年我们还不知道这叫寿司，我们居住在长岛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无法相信她能做出酸甜肋骨和冷面来，虽然我们很喜欢这些食物并总是很快吃光它们，但老是记不住她经常告诉我们的这些食物的韩国名称。她有办法把食物配置得让你感觉是正式的花团聚会：每一样食物都用切成扇形的橙子或是她用苹果雕刻成的甘蓝枝叶和水鸟来装饰。

她还给这些食物装上了耀眼的红色翅膀。

我当时工作繁忙，是巴特兄弟—马尔塔公司的二把手。这是一家石材公司，是由我祖父在大萧条时期创办的，后来我父亲和叔叔把它变成了一家成功的美化公司，即使我对此毫无兴趣，我还是尽全力维持着它。我对砖块和水泥或者覆盖物和灌木没有一点好感，而且在那段日子我正一门心思等着哥哥博比从越南回来接替我，不过他从没有干过这个。

黛茜就和邻里中的其他年轻母亲一样，整天忙着打扫房子、照顾孩子、做饭、付账单和对付其他一些生出来的事情，这些事情本可以由我来做，但是我没有做，男人通常都有些说不大过去的理由。但是黛茜毫不介意，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后为当你厌倦家务的时候，她却是个善做家务的守旧女孩。另外还因为她的天性（在她改变并彻底毁掉另一个人之前），她喜欢对其他任何事情做主。当然她不喜欢杰瑞·贝特的瞎帮忙。

事实上她遇上麻烦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你在大多数人的屋子里都能看到的——从洗衣店里拿回的折叠好的成堆衣物等着放置，碟子在水槽里，玩具散乱地丢了一地——对黛茜来说，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大的灾难发生了，她陷入了漩涡的中心。有一次，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孩子们嬉闹着，我们的客人围坐在后院铺满糖果的桌子边。黛茜突然慌乱起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肯定有一个孩子碰撞了桌子，而她正在使用桌上的电煎锅，热油被挤出来溢上桌子，然后溅到了她穿凉鞋的脚上。当我看到她跳起来往后退的样子，我意识到出什么事了，之后我发现她既没有喊叫也没有任何声音。我走过去看看她是否被烫伤，但是在我赶到之前她做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举动，她操起电煎锅的手柄，把煎锅倒扣过来“砰”地碰到桌子上，油和鸡块都四溅开来，幸运的是没有溅到谁身上。我忙把拖线板拔下来，然后问她怎么回事。她面露难色，说这是个意外，她很抱歉。这个时候我的客人都围拢过来了，还好大家都关心得恰如其分，我肯定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

么。但是我知道，我也生气了（只是因为我被惹恼了，还受了点惊吓），还冲着她嚷嚷让她更当心点。她哭了起来，这个下午就这样完蛋了，大多数客人决定离开，其中的一些邻居再也没有拜访过我们家。

当然有些地方并非深不可测，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第一次遇见她是在纽约金贝尔商场的主层，她在那里为顾客试喷男用古龙香水（我猜那是皮尔·卡丹，一只巨大的像生殖器一样的瓶子，我那天买下后一直搁在浴室里毫无用处），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她性情多变。在金贝尔商场，她没征得我同意就朝我喷了一遍又一遍，要不是因为她有如此漂亮的眼睛、迷人的容貌，还有那滑下我领口的纤纤玉手的话，我早就动怒了。

她在这个国家只待了几个月，她在亨特大学学艺术史。她的英语口音很重，但她说话不假思索，尽管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非常迷人又性感。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走，她没和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岗位。我们在H&H餐馆里用了午餐，我要了一份鸡蛋色拉三明治，她要了带土豆泥和肉汁的塞利斯伯里牛排，另外还要了玉米、绿豆、双份的德国巧克力蛋糕和草莓馅饼作为餐后甜点。她像战争难民一样吞下了所有的东西，不过她吃的姿态还是很优雅并且中规中矩的——牛排的每个地方都涂上了土豆泥，每一勺蛋糕或馅饼都蘸上了生奶油，肉汁最后用白面包刮干净。她的食指上沾满了糖浆，这是她最后抠出来的，还举起来让我舔。我当时也许该觉得她是不是疯了，但是——很奇怪、很奇怪——我当时毫不介意。

我搞不懂真正的疯狂是什么。我认为父亲和哥哥博比心态失衡、利欲熏心，或许需要专业的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在文献上证明和描述的D.S.M表示什么意思，或许全都是难题。在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越南旅游之前，博比给妈妈和爸爸办了个让人惊喜的结婚周年派对——他们的二十六或是二十七周年，但肯定不是什么大庆——花光了他这两个夏天参加小联盟棒球赛赚来的每一分钱，在城里一个挂满壁画的著名法国